

凌鶴創作選

江西人民出版社

凌

鸕

剗

作

選

凌 鹤 剧 作 选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frac{1}{32}$ 印张 17.875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江西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9110·413 定价：1.43元

目 次

黑 地 狱	(1)
战斗的女性	(65)
方 志 敏	(177)
汤 显 祖	(261)
还 魂 记	(343)
西 厢 记	(381)
南 瓜 记	(465)
三 代	(505)

黑 地 狱

(四幕剧)

人 物:

金姑娘 二十六岁 生活在下层社会中的娇艳而聪明的少妇,在萧汉江的把持中。

倪毅 二十九岁 东北战地归来的战士。曾经受过中等教育。

马国材 四十六岁 流氓出身。有才智,有魄力,靠着鬼子的力量,他为下层社会的权威者。

萧汉江 五十一岁 头脑简单,爽直,势利,也略有义侠风。络腮须,掩着脸上的刀疤。

萧大龙 二十五岁 萧汉江的养子。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血性青年。

崔善庆 五十八岁 贪婪,吝啬,固执。韩国籍的鸦片窟的主人。

崔朝明 二十五岁 崔善庆的儿子,倪毅的朋友。

洪二爷 四十七岁 亦名红袍子。前清时曾捐过道台,可是现在却是小偷了。好夸大,善屈辱。

石富财 五十四岁 洪二爷烟床上的朋友,憨直妄想,自作聪明,什么都没有,但吸了鸦片也什么都满足了。

李三泰 三十五岁 失业工人,用尽一切方法来找职业。

李大嫂 三十三岁 李三泰的妻。富于情感,神经质的勇敢妇人。

老王 四十三岁 吗啡中毒的苦力。

小张 二十六岁 吗啡中毒的苦力。

王老爹 七十一岁 老王的父亲。

张大妈 五十八岁 小张的母亲。

白帽 三十七岁。

群众甲乙丙 年龄不详,俱为男性。

其他男女群众多人。

第一幕

时 间：

一九三六年夏天的某日下午。

地 点：

天津旭街与寿街之间的某旧洋房内。

布 景：

这是旧洋房的地下室。后方中央有半月形铁窗一，可见街中铺道上行人的脚。窗的左方（即观众席的左方）有一堵突出五呎的墙。墙左有隔成房间的板壁。这房间是这烟窟山本洋行主人住的。房门开在极左的角上，板壁挖一圆洞，作为房间的窗户。墙与板壁合组成一条小巷，小巷中斜挂着多级的石梯，那是通大街的。当梯的门打开着的时候，阳光微弱的泻下来。否则半月形的窗便成为阳光唯一的来源了。窗右的前方横斜着通地面上金姑娘房间的土敏土楼梯，楼梯上少不了有铁的扶手栏干。就在这梯的后面，贴着短板壁。壁后和最后的墙之间，布置着几个烟炕，但都不为观众所见。室中有破旧的八仙桌板凳和破椅之类，桌上有茶壶酒瓶等等。

幕启：街上有电车、汽车、街车驶过的声音。有几个苦力在烟炕上吸红丸，连石富财和小张也在其内，不过都不为观众看见。崔朝明很无聊的在桌上用手指蘸茶碗的水写字。洪二爷已经吸饱了红丸，坐在通金姑娘房间的楼梯上捉虱子。小张自烟炕上走向左旁圆洞的窗口，很慎重的数着铜板，交给坐在圆洞后面的崔善庆。石富财唱着小调。

石富财 正月里探妹正月正，我与小妹子去看花灯，看灯是假的呀，妹子，调戏是真情呀，你呀可知情？……

小 张 崔老板，再卖给我两粒。

崔善庆 （自洞里伸出头来，数着铜板。）少一个子儿。

小 张 少一个明天来补行吗？

崔善庆 （向小张伸着手掌。）那不行。

小 张 真没有，掌柜的！

崔善庆 （交给他一粒红丸。）那你就少买一粒罢。

小 张 （苦笑而怯弱的接着一粒红丸。）那末多着的几个铜子儿呢？

崔善庆 （想给还他，但想了一下又收下了。）就存在我这儿罢，明儿你不是还要来的么？

小 张 可是……（只好笑笑的仍然走向原处。崔善庆亦隐去。）

洪二爷 （在捉住一个快要逃走的虱子。）往那儿跑？（捉住放在嘴里切死了，吐在地下。）呸！下一辈子再来咬我二爷，臊你妹子！

石富财 （从烟炕那儿走出来。）这个屋子真奇怪，天还不怎么热，可是这儿却闷得慌。

崔朝明 可不是，在这地底下，看不见阳光吸不够空气，一天到晚就这么黑黝黝，阴沉沉，好象给什么压着，简直换不过气来。可是日子过得久了，也就惯了，到后来，也会觉得很别致，很有趣儿。

洪二爷 （捉着两个虱子送给崔朝明他们看。）瞧！瞧！两个叠在一道。臊他妹妹的，我的血给它们吃得饱饱的，它们到快活，（两手将两匹分开，又送到口里，）你们吃二爷的血，二爷吃你们的肉。（吐痰）呸！让你们做风流鬼去！

洪二爷 （停止捉虱，穿起衣服来。）（街上的噪音）哎！“捉不净的虱，拿不完的贼，”这话真有道理。

石富财 洪二爷，这话骂谁呀？你自己干什么的？

洪二爷 什么？

石富财 那还要我来点明？人家为什么叫你红疤子？你脸上的那块

大疤，不是做贼给人家打了么？

洪二爷 放你娘的屁。你又比我强？你只有九个手指头。早告诉过你，这是一块疮疤，你今天又来瞎扯了。笑话，你二爷会做贼？

崔朝明 那不马国材干吗老是要寻着打死你呢？

石富财 唉，可怎么说？不是你偷了他老婆的裤子，他会找着你不放吗？

洪二爷 臊你妹子，那条裤子是他老婆甘心情愿借给我去当的，我二爷要去偷？你这穷小子讲话要有分寸，下次再叫我红疤子，小心二爷揍你。

石富财 什么？你要跟俺打架？行！俺跟你就来较量较量吧。少掌柜的（指崔朝明）给我做个见证。我输给你了（指洪二爷），我请你客吃两粒红丸子，你输给我了，我什么也不要你的，只要乖乖儿给大爷叩一个响头。

洪二爷 放你娘的屁，你看不起二爷是不是？你有种给我跑过来，二爷在这儿等着你。（他卷起袖口，拔上鞋跟。可是当石富财追上一步，他便后退了。）有本事再进一步，不打你算是你养的。（又退一步）好，我再让你一步。你再敢过来么？

石富财 （扯住洪二爷的衣领。）怎么的，红疤子，再敢犟嘴吗？……跪下来，给大爷叩头，要叩得响。

（烟炕上的和其他的人都大笑。）

洪二爷 好了好了，算你强，干吗这样神气？

石富财 不行，快叩头！

洪二爷 那何必呢？石大哥，欺人不要太甚，给小的留个面子，这许多人……你看，不难为情？

石富财 那不行，有见证人在这儿，说到就得做到。（提起拳头来。）快叩头，快！

洪二爷 好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叩头）这次就算给你赢了罢。

（大家哗笑。石富财甚为得意。洪二爷拍了裤子上的尘土将袖口放下来。）等着

瞧，总有一天会报仇的。韩信也能忍受胯下之辱，我洪二爷为什么不能学一学古时候的英雄好汉。（大家大笑）关羽降曹，姜维降汉，都是为着不得已。（大家又笑）笑什么？这都是书上有的话，“大丈夫能屈能伸”，上头不肯跟鬼子打，也就是这个意思。（大

家又笑）

崔朝明 洪二爷，有种真能说。

洪二爷 本来就是这样：“君子动口，小人动手。”朋友！（指石富财）你太野蛮，而我现在虽则穷，总还是书香子弟，比你文明得多。不说别的罢，我的爷爷，在前清的时候，就是办洋务的，和洋人打交道就不知道多少次，就没有一次不是客客气气的让洋人笑开了嘴。那时候满朝文武谁不佩服我爷爷。说到我爸爸，他是边疆大吏。（对石富财）边疆大吏，懂吗？就是驻扎中国边境的大官。唉，他更行，外国人来捣麻烦的时候，他能跟洋人讲理，从来就不轻动干戈，懂吗？这就叫做“以德服人”，这就叫做“王道”。

石富财 谁跟你抬祖宗呢？有本事你得和大爷打！

洪二爷 瞧，动手就打，你就是太野蛮！我说给你听。到了我这一代，我哥哥也在交涉公署办过事，不是早死了的话，到今天那还了得！我呢，就是吃坏了这一口，（做手势）家里败下来，什么也没有啦，弄成这个样子。可是从前，哼，骑高头马，前清的时候，才六岁就捐过道。嘿！谁不知道我洪二爷？……

石富财 （抢着说）从前的事说他干吗呀？高头马现在又骑不着。现在罢，只好做贼，只好和虱子打架。

洪二爷 唔，对了，刚才还和虱子打了架。（大家笑）（街上的噪音）

崔朝明 怎么的？还没有过足瘾，又等着金姑娘下来给钱你哪？

洪二爷 金姑娘是个好姑娘，爽气，大方，人也长得挺好看。简直跟梅兰芳老板差不厘。

石富财 他也常爱到这下面来？

洪二爷 你一共也没来过几次，那儿会知道这儿的事？告诉你，他有

一个相好的顶奇怪，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儿，从前是一个小流氓，杀人行凶，无恶不作，可是近来，给鬼子衙门里做事，什么事儿都干，到弄得挺阔。他有一个买来养大的儿子，他妈的（独自地笑着）“父子同科。”……

石富财 什么？

洪二爷 和他爸爸一道爱上了这个女人，还不懂？

石富财 他爸爸知道吗？

洪二爷 那怎会知道呢？知道了那小家伙还能留命？

崔朝明 他妈的那个儿子也就不是东西。有一次为一点小事和我吵起来，他骂我是亡国奴，给我揍了一顿，要不是他爸爸来扯开，我简直可以揍死他。

崔善庆 （自房间里出来，骂他的儿子）怎么？你又在瞎扯哪，教你别多嘴，你为什么老不听我的话的。

（老王发了烟瘾，自通马路的楼梯登场。他无力走路，几乎是跌了下来。大家都惊奇的望着他。）

老 王 （躺在地下哀求崔善庆）崔大爷，做做好事罢，赊给我一角钱罢，救救急，明儿准还钱。

崔善庆 赊给你？你说什么？

老 王 做做好事罢，我简直受不了啦！

崔善庆 不成！我什么时候赊过账的？要买药就得现钱。

老 王 就这末一次也不行吗？俺从来没有少过你一个子儿。

崔善庆 这不关一次两次，我不能开端。並不是你老王我不肯赊，无论是那个大好老，我也得现钱现货。以后你来赊，他也来赊，教我问谁讨账去？

石富财 他不是说明儿一定给钱吗？

崔善庆 明儿给钱？笑话！

老 王 明儿准给，不给就是王八蛋，以后俺老王能不再上这个洋行的门么？

崔善庆 废话，再多说也不给。

老 王 哦！这就是要俺死啦。（满脸是口水鼻涕，躺在地下不能动弹。）

崔朝明 我真不懂，干吗要上这个玩意儿呢？

石富财 这你那会知道：第一次第二次因为活计太重了；做不上来，就吃那末一点助助精神，可是这东西真奇怪，吸上容易戒掉难，不吃就不能做活，躺在地上就不能爬起来。

洪二爷 好掌柜的，你就给他那末一点儿罢，你瞧他这个样儿怪可怜的。

崔善庆 我又不是大财主，我又不是慈善家，天下可怜的人多着哩。……

石富财 太不讲道理了。（很气愤的）老王和咱们全是这儿的老主顾啦，才几十个子儿的事，干吗做得这样刻薄？

小 张 我们的钱也给你赚得不少啦，干吗生意做得这么硬？不赊账也不能先收我的钱，刚才我多下来的几个铜子儿，不是不肯给还我吗？

崔善庆 你们是什么王八羔子？全给我滚出去！这儿是洋行，知道吗？你们敢在这儿吵闹？是不是想到衙门去？我不给老王赊账，关你们鸟事？……（大车的声音）

萧汉江 （自通金姑娘的楼梯上下来。他已经听到了崔善庆说的最后几句话。）

什么事这样大嚷大嚷的？唉？（除了崔朝明之外，大家都见萧汉江下来，立时趋避，好象喽啰们惧怕大王似的。而崔善庆却谄媚的逢迎。）

崔善庆 唉！你来得正好。萧大哥，这些混蛋又在我这儿捣乱，请您给吩咐他们出去。

萧汉江 （走近老王，用脚踢他。）你睡在地下干什么？翘辫子了么？

崔善庆 就是这个小子。他发瘾了，要我赊白面给他吃。您想做我们这种生意的，那能不现钱买卖？可是石富财和小张却说我不做好事。笑话！做好事能不吃饭么？

石富财 只是一角钱，他说了明天就给也不行么？

萧汉江 不准嚷！关你什么事？要你插上嘴。这是什么地方？你敢在这儿捣乱？（再和崔善庆说）你就给他一角钱罢，记在我的账上，

“算我请客！”

崔善庆 行，您说给就给。您大哥的面子，就是白给吃一角钱也算不了什么，干吗要您花钱！（入内取白面。）

萧汉江 不，你也不用客气。一二毛钱的小事，算什么？我那儿不交几个朋友？“五湖四海皆兄弟，人生何处不相逢？”

崔善庆 （自内拿出白面给老王。）拿去。不是萧大哥的面子大，我简直就看你死。（老王将白面放在挖空的纸烟中，吸了几口。）还不给萧老大叩个头！

老 王 （爬在萧汉江脚下叩头。）谢谢萧大爷！今天救了小的性命，日后你大爷要做大事情，发大财，有用得着小的时候，……（使劲的吸烟。）

萧汉江 喂，你到挺懂得道理的哪，站起来罢。唉，一个人总得讲义气。我平素对待朋友，就象自家的兄弟一样。老实说，人生在世，谁不要兄弟们帮帮场面。只要我在这天津的码头上站得住脚，少不了大家都有好处。

崔善庆 那还消说，萧大爷有的是胆量，什么事情都能做，有谁比得上你呐。

萧汉江 要成大事业，自然要靠运气，可是脚踏实地的做去，不怕没有好处。

崔善庆 大哥有了好处，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啦！

萧汉江 那还消说，到那时候就是咱们的天下啦！

金姑娘 （只听她在自己房里喊叫的声音）喂，你上来罢。

萧汉江 （象是对自己说）喊我？（大声）干什么？

金姑娘 （声）马大爷找你来啦。（电车的声音）

（马国材现身在通金姑娘房的楼梯上。萧汉江立刻迎上去。）

萧汉江 啊，你来了，有什么事吗？（他和马国材同上。）

石富财 （指萧汉江）不错，讲义气，看得起朋友，做人做到这个样子，才教人佩服。

（崔善庆听了，不很舒服，但不说什么便走进自己的屋里去了。）

洪二爷 的确不坏。（见李三泰颓唐地自外入。）你跑到这儿干吗？又不买药？

李三泰 我来找小张，他在这儿吗？

小 张 （自内出。）你找我干吗？前天说的那个事情吹啦。那个东洋厂只缺三个熟手，可是你的运气不好，来不及，我去给你打听的时候早补上啦。

（李三泰听了，苦笑着低下头，不说什么。）

石富财 （拍老王的背）怎么的？现在可起劲啦？

老 王 （挺挺胸脯）唉，现在行。他奶奶熊，不吃那末一点简直就不能动。

石富财 这样说来，萧汉江简直就是你的救命恩人了。

老 王 话可以这末说，（望望楼上）可是萧汉江做好事这也不过是头一次。

石富财 这是什么话？

老 王 你不记得啦？他在咱们身上得着的好处还少？那一次他教咱们拿着纸旗子在街上喊，什么自治，什么请愿的，到晚上，他亲手发给咱们三角钱。可是后来一个朋友说，鬼子发下来的是每人一块，他吞了七毛，六百人，不是一笔大油水吗？

李三泰 有这样的事？

崔朝明 你还不知道？本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洪二爷 唉，给老王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前不多久的皇会，他做了会头，从扫殿会领了五百块的治装费，可是有人说他实际上是领了七百。也有人说领了一千。他们的账，谁说得清楚？

李三泰 那还消说，敢情做了会头的都发了财。你没有听见那时一些数来宝的唱：“你有会，我来凑，金银财宝滚来了。”

小 张 数来宝的还有这么唱：“天津一百五，独流一百六，原定一千六，够不够，皇会凑。”大家都担心，怕有土匪趁火打劫，可是后来才知道是谣言。

石富财 若不是为了这谣言，那一定得摆驾到会道上走，可惜后来只在天后宫里面弄了一下就完了。

洪二爷 可不是，皇母娘娘本来以为十年来，冷清清，这一次一定游街游定了的，谁知这样一来，她老人家闹了一场空欢喜。

（引得大家都笑了。）

老 王 那一次皇会真闹热，十多年来算是第一次闹热过。

李三泰 这一次玩意儿花多少钱呀！有许多人骂，鬼子在天津越来越利害，还来这一套。

崔朝明 可不是，他们说这样可以繁荣市面呀！

洪二爷 臊他妹子，单街子简直给人填满了。不管警察们整天的忙着用藤鞭子打人，弄得满头是汗，那市民银行的前楼市府特包的大看台前面还是挤得水泄不通，妨碍着市府的太太小姐们全没法儿看。

崔朝明 天津人看皇会比什么都要紧。过了这关没那关，简直非看不可。看了皇会死也不委屈。

洪二爷 象这次皇会我二爷也只看过两次。大觉菴的金音法鼓啦，姜井的九狮图啦，独流，通庆的中旛舞啦，嘿，那简直就是鹁子翻身，要得好极啦。

石富财 西沽的太平花鼓还不够好？一伙十几岁的小孩，有李逵，有燕青，有六个女角跳舞，还有八个武生公子打扮的都要双铙，……

李三泰 这一次有钱花的可真花钱不少。截一伙会，就得五斤小八件。假如三四十伙会全截了，总得一二百斤小八件。

小 张 这在有钱人算得什么？再多点，也拿得出。

老 王 对，象我们穷小子才倒霉。那一天我从万国桥老远的也赶着去看。那是我的老爸爸说：“活了这末大年纪，也得去看看闹热，”要我陪他同去。看了一整天，没有在码头搬货，好，第二天就弄得买白面的子儿也没有了。

李三泰 那是你自讨苦吃。那时候有货你不搬，可是现在，大批的

洋货，全不走海关的码头过，你就想搬也没有得搬啦。

石富财 那末搬私货呀，不是更可以多弄几个钱吗？

李三泰 那我可饿死了也不干。我们工会议好了的，不论怎么样，

大家不搬私货。

石富财 这是你傻！

李三泰 你说我傻，我才不傻哩。你说鬼子待咱们中国人……（停住）

老王 话虽是这么说，不过一家人要吃饭，不干活，又不能象洪二爷那么的多一只手。

李大嫂 （自外入，立刻找着她的丈夫李三泰，大嚷。）你跑到这地方来干什么？穷得快要饿死了，你还要学会吃白面吗？

李三泰 谁跟你说我来吃白面的？我早说明白了，我是来找小张，问他找工做的事情怎么样了。你跑来嚷什么？白见鬼么！

李大嫂 谁跟你嚷？谁跟你嚷了？……到这种地方，还干得出好事儿来么？

李三泰 好好，我们回去罢。

李大嫂 回去就回去。（夫妻同下）

洪二爷 哈哈，这才有趣儿啦！

小张 真是奇怪，谁到了这种地方来，他家里的人就以为是到了老虎口里似的，非把他拖回去不可。

洪二爷 当然啰，到了这儿来就是游地府……

小张 以前我刚吃上这个玩意儿的时候，我的妈妈也是一天到晚闹着跟我拚命。可是到后来她也没有办法，也只好不管了。

洪二爷 家里人管我们，朋友们劝我们，其实他们全错了。吃上了戒不了，一天到晚的眼泪鼻涕，这种难受的事，没有谁比我们自己知道得更清楚。但是有什么办法？谁也埋怨不了谁，现在连埋怨我自己的勇气也没有了。

石富财 红袍子，你……

洪二爷 我求求你不再叫我红袍子了好么？

石富财 好好，洪二爷，我说……你这话说得挺对，谁也埋怨不了谁，就连埋怨自己也不高兴了。……

洪二爷 不对，我是说现在连埋怨自己的勇气也没有了。

石富财 你别再跟我闹别扭了好么？（少停）就说我罢，什么也没有了，可是一过足瘾，我就觉得什么都有了。只要运气好，我们吃洋烟的也可以做大事业。

洪二爷 噯嗨，你的同宗石毓珊在招兵买马啦，要做皇帝啦，你现在去找着他，还怕没大事做么？

石富财 哈哈哈哈哈！我的心事给你说中了，可是我又怕他不理睬我。

（萧汉江又出现在楼梯上，洪二爷第一个先看见。）

洪二爷 喔，（警告大家）他又来啦！（大家都肃然）（街上的噪音）

萧汉江 谁要做工么？我给你们活儿干。

老王 哦！那真得谢谢大爷了。

石富财 到那儿做工呢？大爷！

萧汉江 那你用不着问，反正我不会给你们吃亏。刚才马国材兄弟来说，要八百多个弟兄，立刻就要。

小张 八百多，立刻就要？

萧汉江 对了，八百多你们给吓住了吧。有饭吃，有地方住，白面不少你的，工钱至少也有五毛。你们有亲戚朋友的，都去找，回头到海光寺聚齐。

小张 到海光寺？又是大请愿？

萧汉江 你管它？有钱拿还不乐意吗？穷小子！有工做就是你的运气，那来那末些话？

石富财 对对对，只要有工做，什么鬼子不鬼子，全是一样。小张快去，喊你的朋友，别多说废话，李三泰他们全没活儿做，正好照顾照顾他们啦。

（萧汉江已上楼去。）